



13:28

王演洲

《論語·雍也》篇27~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！

研讀本篇要先破題~孔子不容置疑是一位曠世的先知先覺者，以西方的諺語『先知是寂寞的』，證明孔子雖然擁有弟子三千人，也有數十人經常隨侍在側，但或許曲高和寡、高處不勝寒，因此不難推測孔子徒有滿腹經綸、學富五車、才高八斗、精通六藝，他終究是找不到知己知音，內心還是孤獨的。但是他又不甘寂寞，也不願成為宅男，只好藉由周遊列國去解憂忘煩。本篇正是孔子的感嘆。

『中庸』的『中』是指『中和』。『中』指的是『喜怒哀樂之未發』，那是如如不動的是本性初衷。『發而皆中節』謂之『和』。因此行事過份、超過，我們稱為狂者；至於畏縮不及的，我們稱為狷(簡)者，狂與狷都不是中庸。而『庸』是『用』的意思，另外也有『平常』、『經常』的含義。一語破的，孔子處在當年的亂世裡，看不慣諸多歪解扭曲的行徑，諄諄教誨我們立身處世要做到『既不過份又不會不及』的一種道德狀態。

『民鮮久矣』的『鮮』當『少』，『久』是『持久、永續』的意思。孔子為何要慨嘆人民不能持續人性的初衷去踐行中庸之道呢？這多少反映孔子所處的春秋戰國亂世，當時在朝沒有明君主政，又缺乏賢德的諸侯領導庶民，使得人民少了認同感，茫茫然無所取法，頓時覺得時代變得衰微頹廢，失去生機。

若以孔子當年的世態炎涼與今天的台灣處境兩相比對，當今貧富差距懸殊，一般人無論食衣住行育樂，似乎不容易達到『中和』，常常大魚大肉吃到飽等大餐料理，超過自己的身分，形同奢侈浪費。而少數個體或是社會新鮮人又不肯安守本分，打下職場競爭力的根基，怪東怨西，心中怨恨難平。孔子醍醐灌頂，勉勵我們~要先學習省察自己是否有不當的情緒及言行，千萬別成為狂者狷者，並且立即加以修正踏實做人，別好高騖遠、一步登天。如此，中庸之道就在其中。